H. H. MU CHINESE LIBRARY

賊惟恐人不知此一變另出意外

明文奇賞卷之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雪香書

說

虎銜魚說

張舍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民失恩則虎銜魚矣禺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都見漁石公蜡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贓著近鮮以不贓著方岳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郤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贓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贓殆翟服而嫪

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墻今也之賕連闥洞房昔也之妓叔孫僑如今也之妓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千居位此守法積急何以使民况守法亦未能耶

序

贈郡守陳君入覲序　　翁萬達

太守之於民近而責重至易知也其在治朝入主不易視此官輒嘗問姓名察所治狀賜車蓋黃金降璽書褒譽或召入爲公卿爲御史中丞至顯榮矣顧豈非賢者任邪太守誠果賢樂有其民而因以爲政誠又如古者得專制事專孜鏡屬邑吏亦咸知太守意相與以子民爲功是與理之道而太平之基也乃今視昔何如哉藩臬長貳若臺臣監者雜然以簿領相煩文法相稽牽泥日甚關白少疎則大呰而小譏什九齟齬蓋其勢易撓

而其過易占也設復有恣睢可駭如近所聽聞雖屏不敢信然何嘗有毫髪利愛斯人之心賢者不敢資漁獵狥風指彼能不潛忿瑣摘眛其腹心剝於屬邑吏何恤哉時事驚人非特太守之事輕也然人亦有言變觀時定觀理賢者顧獨可以理定而或幸所治之郡僻遠在一隅監者行部不數至以擾我之隙猶可得與若屬修百姓之急宣上恩德孜孜卹其職豈其難哉潮固粵之截壤陳君又博大仁人也懷千里之印而不以潮人爲陋和保而燠休之厭棄機術屏絕游談無事於操切摘抉採迎跂附之爲定於性則然其勉飭諸屬吏用情附

實抑揚皆德風也以故屬吏亦樂於無擾咸相戒言無忍負長者長者今且以述職行矣　天子異日儻親問太守治民事勤勞何以為對將陳說閭閻疾苦時事得失太守得為不得為之故冀有所感動即不車蓋黃金璽書之賜而名重當時致位卿丞可日月待也太守可他官視者哉余辱陳君知最深不宜無一言以贈會揭陽鄭君暨其僚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云如此

誌銘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繼盛

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　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厲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箕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

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
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為馬市有成議矣
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
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逮公置詔獄具貶狄道典史
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
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
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
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
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
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

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　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　詔挾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嵩公詐傳　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挾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甆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慄公顏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瘐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

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眥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謫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

過之矧世祿祿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
貞爲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
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
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
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
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 先皇帝悟而止
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
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
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
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讁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

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
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蕃叅君與其
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
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婿其次子由
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蕃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
旣受　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
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巳斥逐嗚呼
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
武中有諱伯源者來　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
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

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閒目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目跂望於　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月　日應尾以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摭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狀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畢身仆益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

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斷滅　主
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　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
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說者謂朝鮮人未嘗讀宋人書故其詞古雅

書

上宗伯書　金繼輝

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薰沐再拜謹上書於太宗伯相公閤下茲者寡君之遣鄭人等來也非修乎事之常而事固有得已不得已之疑焉故與國人謀矣其小人者曰國祖蒙被誣詆蓋累葉籲雪承　列聖之垂永不一不再而足獨所稽者　新會典之纂完頒示有期耳期至則行李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期或未至則遲以年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以他人之系爲詬何如也陷於弑四君之惡

爲誣何如也。謗誣攸集。 典訓是載。而流布於天下之耳目。爲寃何如也。惟寃屢號。有降茲監。訖至今日無遺情。寔然典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 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及。獲亦既竊聞其垂完矣。不亟專使以請。 明示再議曰。往來相屬。是尚可恐乎。況事有關於父子君臣之故者。其在中國。非禮政所不及。則鬬之不容於慭爲之辨之不容但已。肆 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藉令專使以候完 典。果有年時之留。必不拘於故常而莫許也。事奚啻不得已。寡君於是。邦小人者而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盍亟之使。以命鄙人等而宴賜特厚

至於解衣推食遣之曰復親執爵以飲西向拜　奏而
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有　先朝恩勑惟
覲　新典之快覩無復餘憾而溘焉泉壤目且不瞑寡
人之得　聖旨又丁寧矣而獨可保其完乎又曰汝等
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泣而辭曰不得事完毋還也小
邦雖極區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負以爲
恒物今寡君旣以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
豈容有二哉顧以　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晚
爽於始聞之爲慮亦不敢以私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
其間惟不得留俟之爲懼耳寡君之命在身縣縷之命

是與同弊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為飽雖十易寒暑
無難留也惟難留者在　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
寬焉卽鄙人等有欬而已雖欲勿欬如母還何鄙人等
旣以寡君之咨抵執事者而奏下亦到部伏惟閣下高
明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獨恐執事者
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留俟者察之或泛
而容易於稟覆之際以致萬分有一鈌憾也用是不免
披訴惟其專專於無所事言涉猥屑而不能自已伏望
閣下兼容而曲遂之俾使小邦小人者言譬君子者言
不讐而鄙人等有以還報於寡君則千萬之幸也

再上宗伯書

金繼輝等熏沐再拜謹上書於大宗伯相公閤下伏以鄙人等受命寡君以來者專在請留都下恭竢 新典纂完之日而已前者閤下不惜堦前數尺地容令鄙人等得以一紙書奉達於下執事閤下又不之鄙外賜以顏色相與應答如響閤下之待遠人爲已寬矣但久留之請乃鄙人等一大件事也而閤下終始峻拒正以鄙人等言語殊音文字艱曉使寡君衷𠄘迫切之情終不畢露於大人君子之前斯則鄙人等之罪也鄙人等竊惟念閤下之意必曰茲事也自在 先朝以至今日降

勑優許不一不再而今特一依前後奏辭情節具載新典書將脫稿而獨列行頒示其期尚遠外國陪臣不可淹久於京師也鄙人等誠極愚頑然豈至於不較事體直敢與執事抗哉蓋寡君之所以遣鄙人等來者鄙人等所以許寡君惟皆以留爲期者其事誠急而其情誠悲矣何者謂他人父天下之至辱臣而弑君天下之極惡而因譏附載簡策使舉國之人陷於無父無君之域其深冤至痛閱數百年如一日仰惟 大明中天萬國咸寧凡在覆載之間雖肖翹蠢蠕之物無不熙熙自得而各遂其性者獨弊小邦環海東一域恒罹陰崖覆

盆之下寡君自繼事以來耳不喜繁音目不耆華靡寢
不安枕席日夜翹首西向以望　盛典之頒欲慰先祖
先考地下未釋之憾者蓋十年於茲矣未知閣下於此
動念否乎鄙人等或去或留自閣下視之宜若無甚加
損而在小邦父子君臣之義繫焉是烏可輕哉蓋留則
寡君之願也義不可負也去則使事之常也禮不可違
也義不可負而負之是傷義也禮不可違而違之是傷
禮也鄙人等自聞　命以還徊徨却顧反覆沉吟而之
禮之義終無可安之地惟知退有一死而止耳伏願閣
下曲垂矜恕設以身處其地而思之庶可以决去留而

必有不至於傷禮傷義而得其宜者矣伏願閣下看詳
寡君咨內事情兼採鄙人危苦之辭稟復之際幸而上
徹 九重之聽倘蒙 聖天子矜允蟣蝨之懇則庶幾
小邦不待再有 奏籲獲伸數百年未伸之寃而鄙人
等亦不失區區事君之義矣憂懣之極未暇擇言而發
無任覥惶悚仄之至謹冒昧以達

皇明土官志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壻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　兩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于是介使夲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今　皇帝斟酌情理曲為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

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者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巳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 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虚

耗中土孟養曲猗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況授官非人刓法奸貨湖南滇非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逵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頗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衡膂掣肘自泗城非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交普凱內潰交讒搆亂喜禍佳兵殆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中錯展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强雄勝諸司自宋迄今構

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輙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劇盗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寳之憂豈有苗夷乩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竊宄盤繞其閒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没剽敓田寧梧藤潯屛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非六峒為孽則非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懐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竊無虗日矣至于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叓强姚

鎮剿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illegible]四川山包劒棧水鎖瞿硤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爲松潘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内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攜其醜類若乃覊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　明興平定四海凡夷遼蠻獠猺獞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覊縻而已然兵

盡之

力稍健作叛作歸苟功率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蕃財貨益廣許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横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闔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畜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于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頹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都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

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修文德於
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序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明典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戎中華絕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略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控保塞山戎爲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按古北口瀕於雍河

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垌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爲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輸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

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髖髀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旣深猜忮遂積建文數年間雄罹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敕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釁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　天子攬綱結網彝臯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跡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

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圍土之救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藩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　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

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熟于紀窘困則溢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焉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爲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吴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于商周世宥之恩寛于漢魏矣　高皇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謀雪誅鋤萬數相國慘於洩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

用句簡情
眉字校

過大疑積釁深即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寵祿浚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況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以負國淹繫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安定越巂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坻隷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已而非驅殘虜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厮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教漸張九伯皆特輳款塞令騎從徇頗稱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巳巳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胥雖師律尚

嚴而檢覈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慎名與器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汨廢典章黷濫極矣今　皇帝洗滌乾坤光復祖憲登極之詔首錄擒反者宸濠功已而秉鬯宗禋顧瞻丕佑悼念元勳興滅繼絕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延闕長陵悼念予封定國至獻陵即位杲始以昭后恩封裕陵又封杲弟昇自是進紀襄申更相援引今　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土建成以馬歃受盟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緣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

半可世如故他皆宜革徒以先朝恩命錄之且終其身自是慶陽太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今攷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略考其狀世次爲異姓諸侯傳令後世得覽云道德勳庸最著者錄諸名臣記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

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　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　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爲

交趾參議胡爲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丘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

叅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推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爲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爲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　列聖嚴於防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效職三楊叅

交趾叅議胡爲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丘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

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推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爲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爲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　列聖嚴於防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效職三楊參

是時須知面以歎慨民業宜為君亦宜為鄙

谷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强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審旨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既斥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抑閹力諫時值佞倖請劍行誅弘治初年大奸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晝接再三虛懷霽色厯

○相○庸○權○去○

有君無臣眞可痛惜

精訪落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恩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承冠之盜厠跡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今 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賁飾絲綸典制禮樂豈非牖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略次

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皇明四夷考序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衞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衞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葦蘭台巳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

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别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巳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壓壓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劇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治夷只此一法○也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鄰之何使其縱横出入幾徧宇内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

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非弃往来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盡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皇明北虜考序

高皇帝承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

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擄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師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蹀躞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鮑繫於掖庭本兵雖經於私第渝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詠謏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狹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璁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

胥戾之禍[illegible]如此

嘗閱威寧全集其人頗有將才

葪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跡遂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于城為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於是並

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窮虜至壓書敕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狃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强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知關庭知我地利闚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郎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

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巳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 皇帝躬神聖之資秉鼎革之會順治咸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讎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潞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

近京亦未必聞

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
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兢其
細少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
門柝不施於薊非漢開疆於衛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
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
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
宣修行玁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
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太祖禮臣如此韓公眞正膽氣

傳

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雷禮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籍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爲幕椽毅然拒之　太祖初郡縣以歲貢薦授山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　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

聖主聖主

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
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上悉屯鳳陽毋慮萬數郎
上疏論刑以禁淫慝一民執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
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
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其公私以合輿情　上
可之命定于律即今律所載者十三年歸朝京師　上
賜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爲非聖
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
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况
男女人之大倫姻婚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

聖人聖人

明所宜此必有以夫榮妻子享其樂夫既犯典章當隨
坐以重其罰進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所宜行
哉乞除之天下幸甚　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將
辟　上御謹身殿鞫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　上
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可獲免封二十餘
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
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言論皆稱
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以事安置安南二十
三年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薦其德行文學再起爲雲
南叅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

巳任百寮怵惕不敢犯未幾卒于官時大星墜地櫪馬皆驚人以爲應宜可云

序

送程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綱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涯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使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爲賢不肖

要在此一轉

之論非可倚此以為斷也況於名其為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于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决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語也者所事也非人事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彊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縻以徽纆局宂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胾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衛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

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决肉矍鑠自喜客倘有詰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裴母周氏貞節序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莫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巳詩

之所載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蘩抱衾宜雁雜佩嗇吉敬一職而勤細事旣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畧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鮮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大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鮮猶如此况於民庶之末哉而後生於教明俗刑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

遠直而故曲之

其偶不能言者即爲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
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
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輿裴母周
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
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凌暴點汙之患
力撫其子督使自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
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
爲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于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
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
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

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來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贈趙千戶序

起得妙

異時武人之容冠猳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擁劍而語難。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鞬而不可制則蹴踘蹴張拔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

宣其氣卑躬俛首靦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爲
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衞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
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
所爲亦且暴戾恣雎忿忮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
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恃平久而文法行往往見
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
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
過而斬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
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强果奮之氣無復異
時之效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

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義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與上之用乎然竟落落在羣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以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有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益背惡者不得肆而歛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生當封萬戶侯次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

以紆曲爲風神

者所爲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爲悦。不惜一死以求侯旣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玉帛羨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旣以給矣口體之養旣以備矣患目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爲勇于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絶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衆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而

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爲徒擊劒馳槊
適於持種之嬉鬬弓舍矢狎於投礫之娛擐甲戴胄而
踞鞍馬若衽桄席而便紈綺也其爲千戶於金門爲守
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爨無精稻廚無
庋肉而營伍之撫壓庚竈必善且揗循勞勉人人必至
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
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爲嘗駭之曰凡爲大將者麾方
畧計數如何爲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伎而較勇則是
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狹號令
明而嚴威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敵必人人得其

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廚棄粱肉而士有飢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爲必始於盡己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爲於己不盡故不爲也今使方略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爲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勳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吾又將卒之而與之共處苟爲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爲之

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爲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僨軍亡將之釁屢見於邊上方聞鼓鼙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宜向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于君之爲僉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爲贈

碧梧軒詩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

只爲不入仕無所用才而寫得玲玲瓏瓏點睛手也

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貧且賤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出於不平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怨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寛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富貴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鑠華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

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儌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已所遇既若此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貧且賤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傴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

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托婚於宗室之家者相誑以佚樂競爲綺豔膴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焉君獨深沉寂寞。畜其氣。若其思。以托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適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决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澹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怨。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旣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

文韻生于文骨近頗以韻勝而骨孚矣

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臯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送贊畫陳百戶序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彀彼其體習于銜轡抉韝之具而心悅乎礬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于衢巷里門曲巷而跼蹐不出一室月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惘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决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藝之士矜鬬樂戰拔劍而語喜難而幸危聽鼓鼙而意奮撫介冑而色厲居閒無事

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酣豢於甕盎盆缶之間據妻抱子以老而溘然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鬬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爲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巉峒牙踞蠻猺雜獞之所蕃育人質而獸知挺鋋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隸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岡峻坂射者之廣塲易圃也有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讙氣盈於介冑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爲此乞固死是求

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丞張淨峰公實爲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薙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雍容尊俎而偃戈休甲蔑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鬭樂戰而寇發益稀兵不輙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懕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毋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誠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驥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爲功用能軍無躁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

爲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爲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旣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爲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長汀縣學記

王愼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輿人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不其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與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獨待於僖公其闕絕而寡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

之崇陂梁道路之茀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戶而不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括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

儒亦

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槩於民法詭計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與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生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辨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

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善其口耳之所涉美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奥而無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磨繩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益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與而彼兩漢之上雖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

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與學之爲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俅長汀縣知縣祝君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痺迫茀穢孔子廟亦就圮諸生來學毎病其不足以

時居游而聳聽嚮羣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
鉅才爲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
左參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
是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盍革而圖諸乃改位於其地
之右畚壤測泉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
而得位之良如遷上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廟堂階
作而祠齋廨舍庖庫廄廩咸以序爲益其據向良而規
制壯矣視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于
是斲刻丹雘之飾渙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
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

發于學宮之外淵然高識

功而歸善於李君以爲非其懷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者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旣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禀仰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辨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于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尙盡心

下古文人只患一弱凡雄厲之文弱之尤也纖肥之文弱之逃也先生亦有弱處

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
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聚樂堂記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綠雜進迭侍衿襦璫珮
交於几席觴俎之閒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慌色者之所
樂而夸者嘗其內格五六博叫梟呼盧揶手交臂之頃
車馬從徒離合于一枰之上百萬爲擲曾不足以盈其
一睨則博奕之所樂而豪者嫉其霹擊纛試劍若然雷
轟霆然風靡始陽卒陰術殫勢角而勇屬泰至乎多變
其樂進於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

者過而哂之曰是何麄猛而近闒也則發秘冢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珍一異掫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識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於形容盡態於藻繢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模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於詩書六藝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竭其心思之所極恍焉而前疑窒焉而中拼意挫形頓而不敢軆客非有事

於斯文者不闚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擊之以內辟麄
猛見誚者無所干于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閒適與夫餙
繪律句才人一技之工且以爲壯夫所侮而不足爲也
當其覃精於一息之逝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古人之
在而與之爲爾覃容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辨說窮浩蕩
之倪而析秋忽之端自以爲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也
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於宗室貴
富之家則嘗于歌舞放於博塞技擊而不患乎內辟麄
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爲工
則可以自拔倫萃而爲學士大夫之所遺君所爲樂乃

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於斯堂之所求耶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本而狥之者以滅質方其悦于博而虩於文則心愈溺愈滅而愈足以爲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爲聲色之娛博塞技擊之靡而何以賢於鑒古琢句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得焉則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志于所知亦有瞿然而惑于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爲過者之所議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於

以山水驕人与富貴无二

斯堂而勿輟

金溪遊記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塈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爲處出戸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祖騶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萃崔而高起綠波澹蕩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爲之改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悅蔬茹之食酣酊醴者暍清冷之漿其舍醇醲而即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於此徒以迫切于喧湫膠雜之甚意煩氣條急于有所投而自解時者知其爲山遊者

知其爲水而豈爲有遇於已哉嘗試登高丘泝長川見夫樵夫牧豎畧師估人爭道而徒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醲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卽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家室之爲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傎處世之偶得放於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囂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

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豁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挚情以狗物中之厭欣變于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于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况于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于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于忽然盖吾

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無而急瀉至于金溪而始演洋渟濇山起于兩涘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行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希而諧笑閒作計彼騤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巋然而静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于吾目著于吾心形器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爲記其意知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

風雨驟來千轉萬折是此公長技

樂蕃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于吾而後爲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爲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士王愼中也

海上平寇記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折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郤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

涯之中鷙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
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
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舫海索賊旬日遇焉
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
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衂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
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
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
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
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
習於旗旐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鍾鼓之節

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釃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慾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鬪以為効如馬飽于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于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為市牛酒買粱粟以慾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

是即術也有何術然不轉不曲

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
千戶䒭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
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
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
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
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此墓文所以不蹈襲處此王先生文所以高於諸才子也如是作手方可與之談古

墓表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失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失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于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

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　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

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猶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 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爲順羣執羈紲御衙縻奉 車駕還都鑾鈴不爽節鋈靷無脫者而國勢尊鞏曾靡障陴戍壘之隳蠢國之大幸也嗟夫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巳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諷於不省

使晉臣慶鄭懐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誚。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賔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誚。而一意於國。歿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

且慊共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身以名不得
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
百年慎中始從公之族孫鄭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欷
歔慨歎息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
竊窺　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
烈而其名擯爲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
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左史氏記則其名
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
節齋公小傳以示予且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
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

瘞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骼胔化爲朔陲之鷲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者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精英耿耿必且飛揚僾俙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鄮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蔦葛施蒼而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憒不靈將有箕踞蹲跳於其上而踐草木以爲薪樵之資胡以嚴任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寃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魄木葼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illegible]

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慎中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廓在遼墟深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躋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薈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諠詫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撮其事而論其意書

以授鄭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送劉任丘序　呂柟

畿甸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者也任丘之鄉大夫率求于太宰選於衆得吾友靜齋劉子克艱以授之于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强且艾恒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予餞靜齋於西郊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戒言屬子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廉守臣能絕之不

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政行而法有不立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之者也呂柟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民偸頹思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爲之吏者貪私教之也今子已能廉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憂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此可以別毫釐照遐隱非不亮也使頓置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姸者祗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峭磴於此足以止陸趑杜侵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焉則雖以視懦者祗爲開蹊徑濟其姦眠亦可狎

褒嚴而筆百圓

矣是故君子惟患不廉不患不法惟患不公不患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斷織拔葵能治魯也曰若是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禪子眞是耶隱幽巖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爲旣定寂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柳市以東粉娥黛姬妖聲艷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爲功也周京之士年已耆耋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執請其尺冉譏其引睢吹其錘澤移其系于是或以千鈞爲輕或以尺布爲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至此乎然

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鄰之圃有株桑其上鳲鳩生數子朝飼之自上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亂其次以與之未幾數月其子皆豫剛而羽健無或不能飛者矣吾西鄰有老媪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粗眉次者面黑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弗問也媪乃謀諸姻氏剪髮與髢出鉛與畫眉傾奩中脂以粧之故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數女皆嫁焉於乎子誠如東圃之鳩明奚不行子誠如西鄰之媪法奚不立乎訂頑之言如鄰媪砭愚之言如圃鳩是故仁則能絕不廉義則能絕不公

序

送揚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趙時春

明制內設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糾邦治號曰風憲官其職不親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貶之不蒞民事主察民之利害而興釐之故凡內外百司有失職者必嚴飭於衆曰彼風憲官將以所治糾我爲風憲官者亦夙夜惕若曰我所糾之治有遺乎則將爲我風憲羞庸是百司無秕稗之政黎民有嬉皥之休風憲之設亦侈大哉初懼其權重難制故班御史院於六卿左按察降二司一階又以中丞攝大夫之職副使佐按察使之治凡

使之治必關白而後行有所漏鋳則佐而糾之不以逼爲嫌故中丞舉其職則天下治副使舉其職則藩省治居是職者可謂得行其志矣其後爲中丞者自比於六卿爲九卿始引大體以自居而下移其治於御史爲副使者亦自跳於二司爲三司又以逼爲嫌而挈其治擅之使副使謙遜無所關幸坐堂陪座押案僉書退食厮所玩愒日月或問之應曰我帖司副使當然士大夫有擢是職者必問其爲帖司否帖司之説豈法制使然哉始余少讀官吏甲令所載風憲官冠豸冠服法服得以風聞章奏奏不如不治心甚駭之又聞長老言異時天

造之始副使以下乘馬徑入省堂案驗公私掠治吏卒
省中咸慴服請罪其威若此又大異之以為人生而居
是官得行其志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弱齡入仕日睹所
謂風憲官者巳稍異所聞心私怪焉又聞帖司之說則
大以為疑及為刑部主事與郎中楊東溪為僚貳東溪
既果斷通敏則凡余之所治者一一屬之而余乃以閒
暇為樂始信所謂帖司者不唯風憲而百司亦皆有之
會東溪擢廣東按察副使其僚友咸賀不敏以少當傳
長者辭令則為致其語曰我將以君為帖司者耶必令
婾娿於流俗徜徉以窮年而奚庸余言也竊觀君之楚

楚然慹勤王役蹶蹶然不遑息殆非喜爲帖司者耶夫丈夫遭際休時在側陋猶耀其光况居大官衣章服得行而志固當蘄然歸然砥礪臣節訂頑砭懦播汗流清巍然儕遐夫之民于陶唐政教之中矣將使後之人指目之而愕然駭異者亦猶今之駭異昔人此眞毅然大丈夫之事也君子所得爲也傾可以帖司自諉哉夫余固帖司者也然一聞其說尙悚然而兢厲踧然不欲復廢身况君之果斷通敏者也嗚呼吾知東溪其必不爲此也夫

送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大同據雲朔華夷之會雖聲華四暨宇內鼓動於華胥鈞部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虜搏前擲虜顱後繼歌舞縱金華角抵延蔓之樂動費萬金司計者決不與之校貨貝軋轂而奉使鈞袂盎所以養豪偉梟雄之氣以竦鬼魅猊蜮之心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戊戌歲予犒軍金數萬於是同郡光祿署署事李麟持符載綢以往宣布　明聖優渥之至意士咸歡呼醉飽稽首稱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旌以送使臣李君之僚以爲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所以効祝於上而致敬於使者豈非以爲報哉雖然此庸

人感恩之常非上之所以望於豪偉梟雄之士也吾聞古有豪偉梟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義辱於遠人其次不以理色辱於鄉士其下不以形勢辱於疆宇匹夫為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為變慘而姦軌為喪志況乎合三軍萬隊之力稱為　天子之北戶者邪聞者虜數犯塞為疆宇憂此於古豪偉梟雄之士以為最下辱致死之不旋踵夫合三軍萬隊之力而效死於讐敵虜酋之頸寧足繫而虜之膏血寧足汙輪蹄也何獨聞於古之人而不見於今之大同之士也呼之以其名則應奉之以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哆然縮懦是寧豪偉梟雄之

足言乎以慵人之感恩而爲豪偉梟雄之報奉使者如之何而不有以開喻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其形畧而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以云云而使大同之士爭爲豪偉梟雄之事以致報乎君上者將必有以自暴於疆宇而非所當先言也姑俟之

序

注荀卿子序　陸粲

陸子曰吾讀荀卿子書高其文辭而怪今之君子之好之何少也或曰荀卿者意廣而爲學濶疏議論大抵矯亢失中又時譏切孟子以故近世儒者或頗黜其書吾亦甚恨卿之不遭孟子也使夫得游從焉與相切磋焉而去其蔽則卿固可爲醇儒哉然自孔氏没七十子之徒散亡既盡教益衰學士大夫爭騖於權利而卿獨修先王之言卓然不阿時好彼所謂豪傑士也非邪戰國之世儒者阨窮孟子旣困於齊梁以終而卿亦老無所

甚矣聚徒之難

遇晩迺適楚楚既衰矣而黃歇當國未見其有可任者也方天下日被秦虐吳之故墟去中國稍濶遠兵車不及卿將託焉以卒老歟非有意於干歇也卿沒後李斯相秦以并天下斯雖嘗游其門而卒叛去乃用異說以殘民廢先王之道葢其徒之不肖者也而或者謂卿之學有以使之夫學焉而失其眞自孔氏之門不能無雜而獨卿歟其師善醫其弟子蓄蠱以殺人非師之罪也議者以斯故病卿亦少恕哉卿之書三十二篇其禮樂二篇多戴記中語而雜篇自大略以下文辭不類往往雜見於家語諸書中將後來者勦焉以附益之乎余既

感卿以李斯故被汙衊因取其書粗爲挍定其章句又頗以巳意訓釋之爲若干卷藏于家

題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陸粲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漂惡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彊宗右室所爲多踰禮制　朝廷患之賜公　璽書有袪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爲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爲政尚嚴峻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植之徒薙除畧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畊走隸皆知胡卿云

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邪自承平久而法抏敝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姦蠹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默數歲月得美遷即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讙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搆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蓋初仕時爲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志當世者或于吾言而太息焉

贊

子家子贊有序

陸粲

子家子曾公族之賢者也仕于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爲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爲同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决去也故寧周旋焉迫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羣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

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隤出奔畏季氏讐已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鮮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若季氏之專且甯喜有志于逆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强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然以子家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强霸可也而復國于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又不足以誅權臣

太史公可謂愛不止於子家

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人見之然吾惜其終不著于傳豈自壞隤之後遂長往山林以沒身邪又怪太史遷書所爲賢卿大夫列傳甚衆顧獨遺子家子曽不得與曹沫專諸者比何哉故重論其事爲之賛賛曰

曽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伯禽尊賢親親藹藹子家旣忠且仁君亡我從君沒我遯明王不興孰反我讐我志弗遂而終無尤豈無𦓤賢肉恤其私從讐如忘棄君如遺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件以亂吾眞由是所如不合轉成多事矣戊申正月在
典化聞倭夷求貢詔不許下撫臣處分三月入寧波
致諸夷至而定約束徑趨杭嘉四月兵襲九山雙嶼諸
賊皆破之讙者益衆有以危言嗾兩院及飛書媒蘖者
蓋天下之惡皆歸焉五月寧波飛書夷館誘使作亂以
先殺巡撫爲詞衆志大撓愚堅臥定海鎮之渡海達觀
遂扼雙嶼之喉賊失其巢往來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
餘艘上下連戰皆捷七月聞閩人奏革巡撫及漳因遥
入於海大担嶼大步門大江諸警繹騷時愚疾甚呻吟
規畫幸中機宜而侮弄者嗤詆者目亦甚至有宣言當

軸震怒　詔獄且下者愚自分不免又不敢請去乃謀殲具以俟命集數月章疏梓之以代喙久之疏益增逮者不至集亦累卷於是冠以　玉音足以公移以政論以筮仕須知以紀事以永感錄終名曰甓餘雜集附惜陰自棄之義此孤臣孽子槩不激不成也十月拜　敕改命巡視遂輿疾督兵追賊下溫盤南麂諸洋十二月大捷時經年建白多見沮撓有說以海舶之利脅以身後之禍啗以南京侍郎者乃連疏請骸骨申辨蹇蹇己酉二月漳兵與賊大戰于走馬溪大捷盡俘之賊黨不自安一時航海者數千家漳城聚觀者日以萬數所俘

佛郎機名王、徧大言曰、我以鳥銃攻汝大同城、直易易耳、愚自福寧馳　符節、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反側、亮後以　聞、浙閩悉定、黃巖令楊完祈紀功碑于久菴黃公、愚不可、曰爲吾祈甓餘集序幸矣、公嘉惠焉、五月得　請、生還、復被論、衆必欲殺之、賴　聖明在上、姑褫職候勘、事且不測、相愛者見尤、則應之曰、糾邪倡義誅賊定亂、即死以謝之、榮于負　國多矣、嗟乎閫外大臣兼官守言責之重、泄泄巧爲身謀、世道之憂也、往年福州逸囚、布政使以下、駢首就戮于御史臺前、賊在興化起營、告示守巡各官免送、馴致寧波謀殺巡撫、雖

有功亦誅　無功亦誅　豈可免矣

羇縻之邦、不如是也、今明法始伸、人心不同、乃爾鄉使浙閩不定、愚當失職之罪、賊擒而反側四起、愚當激變之誅、皆無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也、雖然亦自謀之言耳幞頭公服朝貢外夷、勢家之爲也、勢之所在、百司竊歎而已、或敢誰何、中傷可數、朝鮮之奏、引而不發、似忠而侮稱天差稱天王稱巡海大王刈人如草恬不爲怪、獨一勢家召釁、始建開府之議、議行而掣其肘、開府罷而某府之船出、開刀至於開胸、殺人至於殺官矣、附勢之徒、方且談王霸談循吏酷吏、以惑世誣民矣、乃求論勘諸章併集疏後、以備兩端、增紀言以見志、去政論須知

知之　知之　投

諸卷毀之皆所謂敗將之勇耳先是南津胡公巡視五年于茲愚旁搜墜緒莫遺尺牘爲高無因獨行有愠竹頭木屑之集是或一道也嗚呼江左養亂之時獨有投江加鞭之事然則力能跋扈思夢自制之評亦有自哉人知愚之激禍不知巧者之激愚也禍釀交成而本兵覆奏猶曰忠憤激切足爲兩省人士之儆公論蓋未泯云世有指諭時政專攻　上身者則交譽之曰忠惟吾臣工以黨同伐異胸臆頤指爲巧不憤不激則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者不足爲訓矣乎謝皐羽氏曰今人不知予後人必有知予者愚亦云

都是兵機勿作詞藻觀

紀事

茂邊紀事　　朱紈

初諸君之徵詞爲茂州叅將周繼勳贈也紈乃邊隅學者不知四六之體乃戲爲此而感時叙事不覺盡吐所懷内翰王壘王子見之節去首尾爲全勝樓記入威茂誌愚意記體非似且不欲泯其顛末因稍增定爲茂邊紀事

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茂州驛名）之北來遠（壘溪所驛名）之南長寧古驛之墟（長寧驛今廢爲堡有提營官戍守）穆肅（穆肅堡名）兩河之會（兩河會其下極險隘南北糧運必經之地）有戍不輒倡自三溝（深溝淺溝渾水溝皆畨寨）

名羣醜弗威陰連二姓大姓小姓稔兇殘于殺越肆睤睨于
轉輸神矣梟鴟作慝惟窺日入秘如鬼蜮欺人至擬天
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櫛比安危引一髮
之鈞天意伐謀地鄰告變時報三溝斜大小旗山水磨兒立頰子高黄脊魚凡十寨
夜伏兩河戶上下期以來朝刦運周郎分閫參將周繼勳夜傳銅虎之符龔
尉名家長寧提營指揮龔銳早試金蒲之鏃羣饕大沮一芥不遺
兇出柙而猖狂豕負塗而蹢躅嬰此方張之寇四路無
雙動皆以律之師三城有恃賊既失望則反攻長寧統力主戰守深戒撫和龔銳
一日三戰皆捷警聞叅府建節星馳周繼勳令下岳希刻期雲合
岳希蓬長官司帥元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勳獨將遊兵杜諸公

之敵愾松州遣騎臨翼移屯時總兵何卿守松潘遣方和何禮輩援長寧遊擊將軍杜欽自疊溪移駐穆肅乃控上游互爲策應蜀山吠日百爾隨聲周轍驚霆紛如怒臂外結河西諸部日擾邊陲河西巴猪黑水曆日諸寨助賊攻長寧內要山後諸酋徑邀我闔茂州山後羅多魏磨白若羅打古得失墮才主核桃溝諸寨攻茂州積威攸劫競傳市井訛言故態復萌追咎轅門惜賞各寨歲賞長寧路費銀一萬三千疊溪路八千以爲常癸巳歲大中丞南澗楊公率總兵何卿平五寨乘威盡革之止循故事有銀一千七百有奇量犒酒肉而已至是賊以爲辭傳者從而和之所賴　九重神算炳在琅函時惟兩院英名茂流錦里才兼將相河陽潘岳之孫大中丞方塘潘公風樹紀綱吳郡陸機之裔巡按玉洲陸公芻蕘並採臂指相通遂收渙而定疑

聿勸忠而鼓銳三溪設險可塹可城三溪自東路流出至茂城北山前合流西入岷江六哨分工且矛且鍾臺因山澤圖永逸於暫勞

陣寄烏雲鎮大埜於至靜山後諸酋頻年犯茂城官軍閉門講路而已至是相地於三溪出師分據之衆無固志命郎地為城西起岷江東極山巔東臺名之曰烏雲山墩西臺名之曰烏雲澤墩中為烏雲亭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梟俊黑橋羣奔瓦解城僅起數尺賊奄至衆倚為固隴木長官司坤兒卜郎陣誅賊首哭卓羣賊各據北山三日乃退核、桃、再熾、

達觀花水之遺龍嵩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寇潛逋賊既退志共大聚于核桃溝誓衆肅隊將再入寇時新城漸高乃分兵進據北山各守要害期賊至於燕兒崖擊之賊謀知不敢進半月自散伺間道於夜泅坐扠要害時賊踏計五寨為亂獲夜四誅之乃定獲細奸於時出巧中機宜搴旗貢首

変輝號今爲雪山增重縱橫應敵三軍不損一人遠近執俘一月豈惟三捷腰金貴介獨馳不測之巔手刄元兇兩奪羣攻之具膚功尤烈脅從皆降初賊犯茂爲四月三日長寧亦以是日受攻幾陷冀銳身先士卒馳千仞巔崖斬哭竹栗二奪其七梢砲而還遂如是者再歷日乃降餘賊皆解惟彼深溝猶玆跋扈千仞翔而弗下藺石爲驅萬夫莫爾莫前常山阻絕深溝恃險惟據高下石長寧去穆肅僅十里不相聞矣老師非計窘使與權昭物采以犒軍侈壺漿而屬道很貪可笑甘心葛伯之邀鴆毒胥懷騈首中山之臥荊棘介然成路叱咤生風桑榆藉此收功譸張虧簣四月二十四日遣使齎牲酒盛張鼓吹聲言穆肅犒軍出深溝寨下賊爭奪酒羣飲之尋中毒死傷無數官道遂通將率冀銳輩擣其巢穴周

繼勳方沮焉光韜巨闕舌戟爭銛敵樹蕭牆筆鋒禦侮時內外皆主撫賞之議有以私憾媒蘗絩者因與之辨且促何卿來會公移私劄往來百計斷案得中丞之斧辨失儀秦突圍迎驃騎之轉歡交平勃既參而伍乍合而離五月十八日統至長寧迎何卿反覆論難日是始定議僞爲不協之狀而散客期二十八日會勳深溝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故左道以傳疑卷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崖壁立未遑鄧氏之氈分部蟻登亟樹漢家之幟盡連碉於一炬燭萬劫之遺寃數雜虜於橫戈剸千工崖名之深恥至期統與周繼勳至自茂州何卿杜欽至自疊溪部分指揮李嵩兵屯神溪溝龐振兵屯刀溪溝高者兵屯燕兒崖曹杲兵屯魏磨墩各爲進擊之狀四周繼勳屯韓胡堡維舟江滸爲欲渡之勢以綴二姓援賊之衆……

之府冀銳分兵由長寧上門路指揮蔣啓兵繼之坤兒
卜坤元兵由長寧後山路法保繼之指揮曹克新兵由
兩河口路長寧安撫司兵由長寧下門路杜欽兵由穆
肅山路俱夜半銜枚緣崖而上凡越三嶺未明抵深溝
寨襲殺守者合圍之焚其其碉一百八十餘座火三日不
絕何卿洎其子何希堯周繼勳杜欽各營其巔爲進擊
淺渾之規淺渾伊邇一夕亡厝老稚相携四山崩角事懲姑
息恢張擒縱之規亂問厥由克制短長之命衆輸心而
悔罪爭縛渠魁至斷指而祈恩壹遵約束淺渾乞降不許獻甲獻牛
羊不許淺溝縛送渠魁三人渾水縛送二人斬于軍前以
與深溝餘黨俱貢方物來降願受約束有斷指截耳以
自誓者刲牛泉杪飼馬雲端射息仰天之奮勒銘張口之
石月初建未日則先庚黑水再清漢關重闢壯士歌而
崑崙應妖氛淨而牛斗光偉哉主帥之功展也多賢之

輔智慧信惟乘勢號呲終有同人徵調無煩旁縣不聞金華公私大省居民盡仰帡幪先是三司會議閣合省之兵檄書發而捷書至彼媢嫉者何爲竟捷幡乎何益嗟乎夷狄古無深治兵家未有常形處置得宜韓輿取捷忠邪易位陳塹爲夷慎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瓦礫何殊語要無他任人而已遡歷年之多難慨當事之寡謀舍耕織於專門王人受敎狃揉樵於近利天險爭雄千里徵兵驅市人而浪戰一言遣將率弟子以輿尸野心從此日驕士氣至今不振或吹虀而過計每破釜而失聲吝出納於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堂中國不羞城下之盟

赳赳武夫盡剜心頭之肉披人飾詐謂彼昏而不知祈父招尤慘多瘠而罔卹馴致邇年之禍無如五寨之深鷙兒雞公刀農烏都鵜鴿江山助彼金湯道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一戍數千來歲生還什無四五擢髮已窮于甲士褫衣不免于戶侯所謂千戶深恥也彼美督軍呈身三宿高智提督長寧時爲賊誘拘三宿四百金乃免有雄驍騎遮道千金遊擊鄭爵陷於中途千金乃免魏磨覘我垣墉白若裝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巢有坎如隍履同平地孤城輦固譙關近賊之門福將尊榮莫究折衝之志蒙茸北郭牧唱吞聲茂城北門外田數千頃不敢牧放馬牛咫尺西橋鬼門騰號茂城西門外鎮西橋號鬼門關徇彘貴於人命長寧堡嘗

鬻賊大衆賊來攻得人命錢乃散貔貅賤若草菅章璽稔兇神人共憤章璽茂衛指揮也誘賊要賂者十餘年後鬻于獄作動死事日月爲昏長寧堡百戶作動爲賊支解上帝聞腥旋轉廓清之運元臣秉鉞鑿開混沌之天即癸巳之舉時會計用兵之費三十萬調合省兵數萬罪惡貫盈宜俾根株悉拔險虜起信乃惟旦夕邇圖徨血猶爭虞旌條下倉皇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平人惜有功之袴健兒解體髦士弛擔乙未秋糺承兵備之乏乏承殊類杞憂環視漠如越瘠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夫豈一朝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彼其之子東高閣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萬里塞胸諸難

分有詩云古來文士多高論不向軍前賦一詩

未聞決策聳人銷骨巧詞祗見幸災樂禍身如謀國何嫌殿上之爭賊已渡河尚作道傍之舍百年之算肯歛手以拱恭六月之師但駕言於揮扇肩山欲蹶腹劍反攻太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論猶存嗟乎內有饞夫外多勍敵阪高難合息壤無盟肘雖掣而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遂沮人見田單厲氣遂收三月之功孰知神禹至誠會奏七旬之格豎儒幾敗乃事炎德方隆蔡功惟斷乃成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動惟天蓋忠良不病於扼腕斯夷虜無憂於猾夏天冠地履自循萬古之常秋殺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鏡賞罰

快人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室家安枕所重藩籬七劑奏功寧辭瞑眩靡盬莫非王事匪躬乃見王臣紫塞歸驂耆老垂漢官之涕青萍長價將軍全報主之身栢府持衡宏啓清平之宴（兩院開宴名曰清平）玉堂秉筆大書全勝之樓（玉壘王子元正）白面何能躬逢盛事彤弓載咏共醉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有痛更深于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艱再申百韻

公不愛官誰得以官嚇之不怕死誰得以死惕之所爭者是非耳

辭

俟命辭

萬劫羣兇獨立孤蹤八疏軍功十疏愚忠一官早辭之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宵旰之緩急誰庸盖以海爲利之家布列顯要故以是爲非之口充塞鴻蒙披腹經年正懼多讒之險乞骸請老敢干不韙之公日月在天雲霾在地便宜敕旨遂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瞇誰開黨同伐異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事以常情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惜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

年冠履之倒置知坐計以旬月不念先奏福寧得報云云相去漳州千里知逢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奪人云云實爲　天閼萬里變虞倉卒孰非督陣之時事繫機宜未奉班帥之旨九十六執訊之醜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何據而止茲幸指揮粗定大開報復之門向使反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報復尚爾公行激變固當文致不然開府職掌參劾何姦宄悉見彌縫極口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爲壅蔽屠府朝貢夷國謂非叛臣寧波謀殺巡撫謂非恃勢鄭世威未奉復職之　旨布置陞遷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頤指

營衛惟功惟忠爲仇爲厲作福作威孰大孰細且內外
錄因應死尚多摭拾之詞今薦紳爲賊前驅孰無迎合
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刪原奏之要全
爲佑賊之計既非賊曷慮不靖既行勘曷煩告示既慮
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既佑賊曷不早寢開府之議軍
門未撤。占風之月無波。勘使未來。僞府之船巳熾。開刀
至於鬪胸豈法所許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諉將官人
之命輕於叛賊抑　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一年臣
奏　九重固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
驗侯命爲恭亂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

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成吾是。

序

解學士文集序

羅洪先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卽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峯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横四十里盇拔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博敷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它不異東山獨五老巉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嶽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

近世多談其真反蝕此文足以鍼之

匡以五老亦得名岳嶐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矗然而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略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圖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春雨解公幾之方

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

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顏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敝徙爵位有方朔之奇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東之之烈是

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歉于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閲
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其自況矣公蒙禍既酷蒙袝外氏洪先再過其下欷歔歎息不忍輙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江省予古采言撤縣禮塟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緝錄凡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僞不盡刪繁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

校哉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天地有義氣大和秉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歛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颷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嶽奔而爲湍瀾其凝于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于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屛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儒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

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于衣食者也困于衣食而至于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宅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損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于勉强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

讀書只是再讀義理使出

公於人輙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羨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鏤慨乎其於辭沛乎其于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惴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厲諸生閒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蒐緝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

之清風蘇髯之迅霆也夫

此分文有遂神易學亦好

序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熊過

過頃試吏爲宦學頗多遠方及聽視人語獨傾聽不厭射亦時時有所服膺廼得失之際盖與嘆焉夫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此豈虗爲言哉然列地事觀人風亦多流代之感者吏又烏有成事可習視乎吳人朱子羽守瑞州過其友人曰奈何治瑞傳在萬山中當吳楚爭伯時無有四戰之役其壤地乃若斯僻矣歷漢初逮于有宋用文日至久也而射策者率不應命予觀世傳曾鞏學祠記以時如彼其受變若斯之難何也然其俗朴野不

嚚于訟自昔守者樂之詡詡然標爲道院如非誇毗視鴻荒豈異昔哉就其俗訛不可坐鎮而安者予盖歆羨哉南昌人熊景之其時與予相次守司馬署郎予就以其俗証之景之言瑞民不良廼入江西上第中予始聞大駭異之乃呼吏牽舊牘求其故曰今吏治不古豈所師謨誇謬戒所傳聞殊方與固推之衰亂乃稍反若天降命與　明之治在弘治中嘉隆盛矣然御史周進脩疏其故曰瑞一郡三縣在深山中民性強狠往往則相聚爲盜請延上官飭兵事治上高高安新昌疏語在十六年又最治時勢可又安而直爲此廩廩難報也山川

藏疾僞非是耶開之甚難亟返之無繇斯亦大異乎昔所云矣即誅名不察實長吏雖勞誰爲知者乎抑有易者古之理亂非吏明也民從違非能易地也聖王在上而民不奇衺者又非能哺而食之提耳而教導之也其要領迺在得人而承流布和惟長吏爲親民易任職然長吏者又率多師吏法指名當用齊之刑耳所謂法分名表參驗稽決其數一二三四者皆是也言政而不及化此令謪法之士闇于遠圖賢人憂心疾首而民失職也悲夫子羽苟少加之意瑞民秉非獨壽于他日也史院編修唐君順之率文章之士爲贈言而屬予爲序

鍊格鑄詞
俱潔

送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嘉靖十八年秋主客郎林君出爲南安守南安在大江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日百里途二月僅乃得至亥步而鼓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絶矣南有庾嶺漢軍監庾勝所爲城者其横浦有樓船將軍迹尋覽觀史遷書劉嗣之南康記盖楊僕本縣此伐南粤云其西尉陀發兵攻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固通閩粤西甌駱粤崇岡積丘此在兵法進塗爲圯扼險則爲支矣此尚可輕眎哉顧擇人而守之以遠見輕鄙若左官然者時時有之故得人而守之是以棄居郡不慊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

積輕之勢矣。豈國家所用柔遠之指哉。嗟乎林君以示觀南安地所繇泰制吏治所繇興壞未始不成於寧一而以操切反繆也彼其民貧好訟而地復巖險交臂而易者緣手則盡矣。又非土著也郡主吏稍失所馭之負襁而相招呼矣其易爲亂豈獨天性哉始熊天瑞竊據此界部中甚閙會　高皇帝起然歲時遁始定之彼伶人之餘分非籍要害曷能苟延哉。故南安者言南方所繇安危矣。其後自海道下取南粵不假途而樵蘇焉。非盡以其道惡誠策便而動亦瘠土之民不欲以軍興從事煩供張也。垂及百年里父兄子弟安其土而無外慕

高皇帝之澤豈不大哉成化之末吏治頗失初亦監臣始請飭理其地弘治初撫臣遂請操守迨至正德中乃有起豎牧稱南征王者豈非繼成者不能褒揚先業徒肙空文罔公上乎今君推擇而往必用此爲務毋忽其遠也月缺其圓遠曰乃光故曰二多譽四多懼蓋言遠近也誠君子也靡不欲試難自别其器豈苟以遠爲戚耶遠而无咎必用柔中柔中者寬居而仁行非倒持以示大竊鈇以示容誠欲道之德而後齊一以禮也夫忿其頑而用重典剛克之此平土所不堪穰而難却之禍也而况南安險遠貧困之民哉林君勉之矣牧之後其

此等文字方是西京柔色千鱗遜一籌矣

政必達。吾知君之宜于遠也屬諸僚之請述其事作序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王大夫既典師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以為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訖參諸舊聞其地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臨衛鄭莫能當者蓋興敗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國也昔秦以其強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有害也然河曲卒困於趙盾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益為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滅燕宇文弦策舉齊靡不由汾曲走出為師凡東境之禍固皆掠

境平陽者周鎮玉壁城齊據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然則攻守之便乃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非有秦晉之怨燕秦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亦後之然諸蕃嚮善稱第者舊迺多參居其旁麗洛川諸偷故皆蕃落也負拳勇恃狡捷往往由平陽潛入行盗侵毆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因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參會殘石州此壤服之憂不得委蛇高撓者也夫蕃之雜久矣卒欲去不可得籍第恐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修舉然不可顓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籍修其孝第忠信則親上死長之誼詘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蕃

生鴇羽之次雖以霸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頻蹙稱窮諱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命皐陶爲士兹士言不及兵蓋刑清政修內不格姦則邇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迺興也皐陶之命曰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主事曰正德中賊流入境平陽人扶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續短刀鉤鐮褊袒呼而犇之有夫隕自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嚮道謂責己也

本論結亦老

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華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皋陶弼教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華況今之胠篋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已非以爲可恃也

書

與霍吏侍論武銓書　熊過

武選之弊吏有急于賄者公其賣而不發耶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熊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詞所聞程力構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懋功之要也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蓋世之英震動宇內自薦紳放於萌隸想望高誼之日久矣程其力無不可舉而又受知　陛下深所簡在值聖明之朝身為列卿與廟堂之議解棼之會何可後時旬內常承介使詢及選人聞者頗不悉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方且共修王章逮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垂竹帛之

名無惑也謹以選事奏記君侯察焉天之生民盛矣由一人乃至數十或又有百千無算者皆是也而地不加多　國家自留州供上輸邊之費其取諸民殆無遺利民已困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財歲有常經即使少有羸餘亦應爲緩急之備今四邊多壘行陳徃徃擒兇魁縛徒從奪獲馬牛羊器械者則　國家思所以報之舊者未銷新者叢至地之生財旣不加多欲責取於民則亦已稱疲公家勢又不得裒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徃徃賢哲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辨時勢至其子姓限以三世五世有入刑者蠲以常法奪其

世爵其子姓即隨所附籍令世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徭戍可謂義至精也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與於吏曹吏曹自正途外吏胥醫歷譯擬之官皆籍焉武選務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令程其功便然言事之臣皆曰洪武永樂創業之時與諸後世其所除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議裁損然招論之使幹局之勞乃至持金鼓采海青歷年月者諸凡途不一是果何武功也今法皆論首虜授之官　祖宗時武人子孫蒙其已成獨坐享賞延之澤不敢究治過愚以爲非惜矜之心失　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僮子所

知顧五年之間其間乃與百六七十年等竊意　文皇帝深念從事爵一時附助之情非萬世之計也攻圍克陷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寵秩之其賞可謂泰侈矣永樂中有征討官繫獄者　文皇帝曰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然則曲庇新官蓋亦有司之過非盡　文皇帝本意也王者以天下為度不宜示人以私探君之心成其過舉當時之臣可謂不忠今又失此時不議裁損竊恐至於大壞而思改絃雖有善策抑亦無及矣此其二也今職官有世襲有流官言者指流官以為高爵要亦不盡事實過以司存嘗從內府觀貼黃

文雖試百戶乃有稱流官非必指揮以上也有始爲流官而後欽准世襲者然則指揮以下不盡可襲亦當分世官流官矣今槩而授之據非所據與初意可謂不侔夫世襲尚應裁損流官何得坐縻也不審當世之臣果何爲使因沿至今此其三也此外又有中官貴豪特爲冒濫竄空名尺籍中徼倖苟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其勢不敢難也往年大將及撫臣惟第設奮勇諸科以待之奪士卒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者與雖擒斬而非爲首者被傷者諸執大將旗有功者尚有一二其子孫皆不得錄於是直上首虜避他日褫奪計甚周

過愚以爲諸中官貴豪者子孫雖有眞功一世後不與凡士齒止其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乎君侯天下之事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變通宜民不可有後時之悔過抱區區之心年所於此矣告之莫有應者有應者力又不足以行之君侯存心天下又適因下問選人計舉斯心宜莫如君侯者敢願君侯少爲留神言出於君侯之口上下信之勢宜多可行者
國家之利也伏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楊園之道猗於畝丘此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摹得定便
提本兵

條陳邊計疏　　楊博

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着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再通行大小官員攄忠殫慮破格講求各令刻期具　奏容臣等酌量緩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款上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臣等切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項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惕而副參等官田世威劉寶胥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敕問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一定薊昌守墻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為墻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脩繕河防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有徵驗近因猾虜潰墻說者遂謂墻不可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墻子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官軍守

兵單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於墻哉合
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趁此冬間躬履
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爲脩補春秋兩防將調到
入衛邊兵分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
方猝遇虜衆攻墻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乘高
而擊虜騎雖强恐亦未能飛渡○一定宣府南山之議
宣府東路咫尺昌平其四海冶岔道入達嶺等處俱有
通賊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
爲重連年關外增設墩墻深得重門待暴之義近議紛
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南下方守

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兩防仍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遺內患○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爲山西門戶雁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其衝先年寧雁一帶添築邊墻增兵戍守未爲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邊實爲故事固未見其倚墻拒守如薊昌二鎮眞能遏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力爲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爲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

但事在閫外遽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倒馬龍泉諸關層峰疊嶂頗稱天險且籍宣大爲之屏蔽虜若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界馬而馳亦須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南內邊南窺洪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墻拒守斯爲得策近年以來先朝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芻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

兩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墻以戍以逸待勞之計○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爲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即入寇不敢久駐蓋牽於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果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爲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衄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於宣府亦可倣而行之蓋總兵馬芳驍勇不減於震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一定遼東積貯之議

遼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爲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每遇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敎諭民間照依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爲一年三年之備惠而不費事在可行

[redacted]

少不知人爲匪怪匪法甚當

序

送四明竹墟屠公之廣南臬長序　楊博

今制列省各置臬司臬之長與中臺御史大夫寔相表裏蓋以吏治之臧否風俗之淳漓民生之欣戚均攸繫之而明刑折獄特其一事焉爾是故爲治有體論治者貴識體執法惟平倚法以削者則非法於戲是豈可與俗吏言哉四明竹墟屠公琦行瑰意振藻擒華弱冠即舉進士出牧六合爲良有司稍遷郎署爲良司屬載守吉安爲良二千石久之始詰戎於徐於時虜警方殷遠邇震慴公談笑處之屹然爲東南保障在徐七年始叅

東藩公怡然不滯於懷容諏之暇輒雅歌投壺間或發爲詩什類皆憂世憫俗之意博與之相從歲餘若飲醇醪固不自知其心醉矣大司馬漁石唐公正位冢宰首用公爲廣南臬長士論翕然博乃諗於公曰掄材舉滯唐公眞知人哉唐公眞不負　明天子簡任之心哉夫天子在擇一相一相擇十使十使擇刺史縣令而置之則天下不勞而自治今　上能擇唐公唐公能擇公明良之遇千載一時公至廣南諸屬之中豈無賢而或滯如公者乎悉心搜閱拔其尤者三數人焉或罣而弗率絀其尤者一二人焉以倡羣吏以振紀綱以綏黎甿始

不負唐公知公之意若止以簿書期會爲能以發奸摘
伏爲智則匪體匪法非惟不足以答唐公亦非我二三
朋好切劘之望矣往代臬長姑無暇論我　明卓然著
聲者在景泰間有大康顧公公之叔父東洲公昔在茲
土力持憲紀殊能修大康之業嘗聞大康後爲御史大
夫忠貞益懋每入朝不與羣公卿私談或待漏朝堂過
者不敢伊吾一時丰采凜然秋霜烈日爭嚴公內視諸
東洲外取諸大康不日入踐中臺大康之盛事知公必
能復之竹墟公喜甚揖我藩長寅齋葉公曰願書楊子
之言以貽小子葉公曰諾博遂拈筆書之

傳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

項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嫠人撫髫穉而株守薄業户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閒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

是不可及

常所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嵜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過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嚴土司之法重捕盜之賞最愛求西將評見

書

上巡撫陳公書　　田汝成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麤猶涉獵竊抱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睹蹇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疎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爲二三小吏幾微壘守負課程慢期會也乃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梗難支爾今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乃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

篋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然令勿虓觸而已若夫
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
之加夷狄一等矣況不爲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由
入稅與內地亡異青裾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
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
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
參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
稱叛近事若馬燁顧晟亦以殺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
祠而頌惠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讐二公也豈非真高明
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鞿的騠駃之騎則

重勒而復剸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陲則駃騠之騎也垂轡以控駃騠之騎鮮不摧轅而覆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㠁鬱溪谷間之毒中蒙霧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傲卒有椎埋胠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緩土灌以流泉沃而斂樹故四方流亡賴匿命此焉逋藪匿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急之則麏駭非有邑里名數撿比伍而尋躡也宣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嵩立幽明之

課不登天府故婪虣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彈繩墨兢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魋結之酋睢盱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嘯弄其間箝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檄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　國初戍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擔振徼巡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擐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耎襍伍庸隷曾無韜略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倚之將帥不練之兵强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竊其

難矣是以一有征剿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故非厚賞不足以買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乃今藩臬郡守　主上頻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倖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于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為易也則廟謨已

姧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詬集淫虐亡
廉耻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
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
長吏奉行罕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
以驕玩今縱不能褫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
以屈辱當衆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
因仍是廢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于睚眦奪璽
起于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尾洒阿
㓭踞于清平也富陞梁于平浪當其初直眇少鼠竊爾
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

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盜貪利亡死者孰不趨之捐
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擒矣若發覺而逮
鞫者勿令亟配姑禁錮拷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
且屏跡宅所令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
馬爲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
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
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奸宄公行道節比起大抵皆
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
逮而譽近勇者不牽議而惕目盖法廢則長奸恩不可
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

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之謠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詩謏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非有酉陽此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乃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兎之地幸而 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

心强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已蠹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忼慨時論所歸誠能釆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剗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 主恩而酧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詧無任拳拳

第一字漂綵印此作白暢

剪綵集序

何良俊

徐昌穀有云詩理宏淵談何容易追尋厥旨而有徵蓋西京創制大闡五言厥後辭人遞相祖襲爰逮魏晉迄于開皇上下九百餘年使代有百人則作者亦幾於萬矣方其含毫伸紙抒思搆篇孰不欲鸞翔琁林扇步詞苑者也然而苦志窮年誰能破的研精白首鮮克升堂是以序錄之家校核精審銓綜詳密稍涉蓁蕪何得塵茲簡策略存瑕纇終不點彼縹緗今稽之鍾嶸所品才一百十有五人即王微鴻寶任昉緣起諸編縱或稍

有異同要不大相河漢觀其識同別玉鑒等揀珠總羣
藝而芟除存十一於千百固亦嚴矣然三品之中惟子
建一人獨盡褒美自王劉以降互有譏評則知詩之爲
道可不謂難哉予嘗括而論之其大端有二夫鋪張篇
什全在體裁潤色辭條莫先菁藻碎之衮冕實繫典章
苟欲擅美一時必待兼資二者是故張施采色者在夏
謨次差等威詳於禮籍所謂合之則雙美弃之則兩乖
者也今試以菅蒯疏惡縱被之絺繡終何能辨章執物
苟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袴亦曹毘所以取譏於孫綽
者也嗚呼是既然矣究其疵累抑有數條夫神宰雖馭

寄在絕冥意匠無方潛于沖漠探之愈窒索之更深是以對客談諧俱能暇豫臨文議擬鮮不譸張況乎雖假名言而必欲言尋象外固非銓理而寔須理契環中至于選勢定篇既方負莫準鑄辭鍊句亦玄素亡別專事浮華則流於輕豔偏崇簡質則失在淺俗苟取優游之致終以嘽緩爲尤若憑迅舉之力遂以揚厲詒誚纏綿情款將同委巷之謠精研要眇復似老莊之疏輩翟備色終愧力沈鷹隼翰飛更慙乏采或象數鰷列而神有遁思或興致偶屬而物有隱貌或一篇之內魚目與夜光襍陳或數句之中圭璧同碔砆騈集加以平頭上尾

所關最要四聲八病其例亦多懿彼靈均未窺斯秘惷
茲懵昧曷究其詳是以世之作者自言人握靈珠終是
家藏敝帚至有唐貞觀開元間世推極盛然自是詩道
之一變也下逮宋元風雅幾絕我　明列聖纂服大肆
陶鎔羣宰持衡更加領袖上播玄籥下傳正聲才情雄
健者咸模規於漢魏思致清綺者復降意於齊梁由是
建安永明之風洋洋乎遍於域中矣唯我華亭地偏江
左自機雲入洛繼踵曹劉希馮仕梁比肩徐庾今雖世
代綿越風氣遷殊所賴昆丘岸粤猶著奕靈谷水澄泓
尚流芳潤故薦紳諸公與逢掖數輩時相屬綴富有篇

章幾能方駕天閑遂欲爭馳王路若我張子玄超則又英英挺拔者也間持剪綵集一編以示予曰此之象近作總若干首苦于朋游假索將加于木以代傳寫子尚爲我序之何子曰夫言翦者託意體裁曰綵者取喻菁藻觀張子名集已備詩家青要矣及讀之終卷則皆清麗婉約綺錯流便羣疵畢去衆美具臻嗚呼使鍾參軍復起品裁近代諸家則張子之作將非首爲銓錄者邪或以爲此作誠爲美麗使能稍刊蹊徑當不更爲盡善乎何子曰夫藝家沿襲自昔爲然即李空同序昌穀之集譏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今觀李公蹊徑更甚徐生

則知大復含筏之言亦欺人耳嗟乎駿骨猶存寧亡伯樂雅音獨奏豈乏鍾期悠悠之談孰是知者廻環吟諷輒爲序之

書

寄北郡空同李公書　　黃省曾

省曾伏迹南海企懐高風乆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絶遐濶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贅聾上者深飽詭結下者縱發放吐此騄驥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岳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黃鍾特奏至勇不播大智不惑璽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詰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

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乃先生倡典之力迴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典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躓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摯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搉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即當褁糧躡蹻周遊五岳窮覽六合舒豁襟

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岩先生遂呼爲五岳山人賦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黄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于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懐不遂心悰鬱惱惟仰天欷歔而已兹復不言齡算曷常恐一旦熸滅則二十年景懐之私徒抱憾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借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洄夏標之嗟嘆古人構唱

此際更難辨今有一番奇矜態

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鬪鶴遍稽述師如圖繒剪錦飾畫雖姸割强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眞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雁唳哀哀而會節鸖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之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秕英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眞機罕悟獨見我公天授霛哲大咏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而脈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

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貧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彰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逮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明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烟澤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井不知公果以為然乎何大復

似有意

號稱名流而乃爲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于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于退之陶謝亦可小寛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搆密緻妙絶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内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導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彦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于詩者當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

不曾受

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惘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鄙土、命駕有日、非望雲空、無任惘然

詩文評注議肯平心商可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檀弓叢訓序　楊慎

楊慎曰醫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斠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

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巳孔穎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巳賀陸黃吳補緝耶列亦冬殫述者之心工巳陳騤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巳满乎曷其沒矣兹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脩辭之偕循焉藁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惡乎予休與予玄至於旁搜幽蒇累味集珍何遽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唐絕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

老眼

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汩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汩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覩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昔賢襃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琨玉未彰章潤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芳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

用修好博而文出之以端雅故佳

人遺珠兹則掇拾以唐詩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逃虛盱盧聊以自娛蹠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蔀首學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癸葺試寮爲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愼選精遴庀局隷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届罔弗共闓滇之校四十有二人數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睫擇也先長夏回星渟湧湛

醫及初商應律啓霹升陽乃甲子鎖院御史蔣蕭衆曰
矢公矢慎乃達此二矢斯有如日瞋有如燭乃臚唱諸
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剌
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鑰之夋夋如也緦
鰓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
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
簡授其試之中得卌人鍥雕其文之優廿首爲雲南庚
子科鄉試以獻 某 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
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
之刪脩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於

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猶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奬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龎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彜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澔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

也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蒲餽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呫卩此何異瞍矇誦詩閹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愐焉況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　皇上遠

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
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棫材之書復作於今日
收濟濟之士逑穆穆之衡行幾於古先諸士乎沐薰濡
化提耳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況爾滇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
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
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
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不以一第
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徵榮靈假於諸士子
僭書以俟

自叙去某謝才不作祓語更一新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某也當後錄以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唶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之脩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於臚句魁選於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於額計而弗獲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目滇曰遐域某也竊載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黑水玄禹之導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武葉榆氏郡永平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斧畫矣跡是以論非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曰地邇日月之表誠登

三咸五之盛跡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隆黃夏業懋炎漢以世運輪衡之寔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文不足言也滇之啓閉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啓而殷周閉兩漢合而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之廣矣大矣況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於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時沐浴涵泳能無慨然已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以文爲鞶帨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內也　聖天子所以籠絡賢儁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正有言

不識字非若云識字不必多識心孝字足矣亦不識字之別名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某也於斯文無能為役敢籍是言為子諸士誦之以終鹿鳴之義

六書索隱序

慎自著學之年巳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為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

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著悉
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承
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
之美茂肆筆敎之晩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
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
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
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
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
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删者必有刋補也書成
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

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止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

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寗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兒童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氷則戾古誰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

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脊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旣陋經術不通類摭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蒭䰟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慎爲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編閱不能乃拔其精

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於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予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楊子雲以易爲太玄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於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

眞讀書人
博而不雜

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於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予斯言其必喙咈而心俞矣夫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旣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

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其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旣成以覯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月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

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人贋作詭撰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說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策尾

封君一嘿宋翁壽七袠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届風清獘絕暇日寓書愼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先是耳順之期有林省泉文沾　演綸封誥有陳松谷文不

張見丸上。洚人年一百一十六歲。簪方適人年五九十七方生兒。又穰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惟飲曾孫婦乳。

竇公二百八十歲。洮長生一百三十歲。

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焉。慎也屏居遐逖，未及拜翁，而因翁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恐合百善，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正之，洪範之稱福壽，曾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誠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豸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

羅結百二十歲

李元爽百三十六歲

譙定百三十歲

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元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況今　皇上誕敷皇極歛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登壽域而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以首鄉國會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悠遠之徵於百齡外云

問得好

記

雲局記

楊慎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於堂曰請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脚也

段韻語揚節烈

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況於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云陳富

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貀矣乃䠶䠶然厪巽巽然藏以世建爲命債鏹釧市書冊勸以學世建長爲娶室余氏余復夭卒遺幼孫曰蘅年始六稔又以蘅爲命益拮据治絲絹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口至白首今則六袠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于世延九歲而露卒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蓋虞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

在我之懷且在天之上寧死蕭牖下恐悖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寢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內政井井中度雖頻遇荒暵而婚喪慶弔內宗之週助無廢禮至於教子務底於成翬騰竟如其願則造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僉曜同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上其事於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紀彤管有煒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也皆異

蜀漢偏安
乃若溪蠻
洞猺寇患
所從來遠

覩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一代未之前紀也歟其難乎豈其傳乎愼母族內江旣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喈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記可詩可誦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畧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於余言愼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鎭在夔者葢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

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垂可槩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

分以為大舉營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饑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凉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

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劃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守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愼曰之罘篆鍥燕然銘石蕘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蕘者不泯其跡剏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陳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頹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

禁非鈌欵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碧嶢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嶠稽之古志嶠實曰嶢以山形似秦嶢關受此稱爾高嶢與碧雞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隷古定曰碧嶢憖獻疑於楊子曰玆嶢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

不搞則　奏

今之官名皆不古矣何况郡邑

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本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奥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愼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各路驛傳詔旣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愼日執戟於滇每慨物類於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喙嘌而

爲祿賧呂閣而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丁也瀾滄江之爲浪滄江也不止嶢之爲橋耳方言旣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於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俗閣子明習當世兹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晛眺聽之美薈蔚清泠之典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子爲據不是翻案

二伯論上　　楊愼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此三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

秦之不得爲伯亦不以此

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

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爲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爲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乎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酗之徒嗔也一戰而見執於盂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死是卵之鬬石也是僇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夷者也楚非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

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强而與之則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冦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幷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

士所以鼓諜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宼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爲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

伯輒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輒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旣歸而執則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强賊之行也歸戎而見執沒世之恥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步加於晉也封尸而歸何救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伯

也左氏之筆於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卵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蝦而籍石以綿纖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户之臞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泓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横經之儒其誣可知子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

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
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爲
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
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
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
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
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
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
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廣正統論

評不妨大局權一番卓吾藏書題目稱元一統華夷何其謬哉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巳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巳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巳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

以知其不與簒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簒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簒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曌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巳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巳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巳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郎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郎吾君也居先王之

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蘇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即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

爲通借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是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即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

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彊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濫偏夭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濫僻夭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乏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之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羶之女主醟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

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引經折衷無可駁閱是當代中才亦注疏名手吾其服意其人

辯

魯之郊禘辯　　楊　慎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子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
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
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
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於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
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
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閟宮之三

章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

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天下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僉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

文公之請隧乎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加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技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敫也

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
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
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
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
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混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
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
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
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辨之孔子順辨之而成王伯禽
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辨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
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乎其可無辨乎

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拘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辨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謔戲而近道

閟書杜律　楊愼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解必不可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强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别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别爲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别爲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爲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爲悲歎惟

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戕杜乎解會閔朱旗北斗閔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閔之富貴北斗閔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訛謠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綵筆昔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

幽棲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吏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爲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又汚虞名曷鑱其板勿誤人也

興致似蘭亭〻諸公皆無此博雅

與金鶴卿書

楊慎

白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闊藐焉五年斷金睽於參商渴瓊發於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枉珍翰一投嘉藻啓緘伸紙喜與忭會既覩手跡兼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貿異賈傅欣恫欣恫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僻弱之軀不耐瘴厲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癃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之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燹甫定而扎瘥大侵繼之蓬心搖兀難以托根波臣涸轍

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谿遠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栗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字之問僻遠視瑣儋而館無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黄溪之適時復靜言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遊厠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灈情累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爾有作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是玆用附之去

積庶傳千里之悫可代一夕之話款襟其遼覼縷莫罄
時有南風更冀良訊不宣

即未必然其言大可喜

跋

○跋越絕　楊愼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弟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

書曰內能約己外能絕人故曰疏絕

也以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曆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異魚圖賛䟦

予作異魚圖賛間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注蟲

是是

魚定非磊落人子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有爲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遇蟲名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如此之類古人善戲謔自掊擊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訓若孔子則豈其然教小子以學詩終於多識則蟲魚固在其中矣孔子豈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學者往往拾古人善謔之言以爲不肖護躬之符可笑且悼充類其說則伏獵弄麞之侍郎長鎗大劍之將軍一一皆磊落人也夫

兹人首曾
止此

跋李陽氷篆書謙卦爻辭

陽氷唐人以小篆著若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構別體乃以⿰言冉代嗛按說文⿰言冉多語也从言冉聲地名有⿰言冉邯縣汝言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克之銜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為識者所揶揄耶

此官之婦可以畀商

傳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　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捫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枸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

孝也乃夕易袿襡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撻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旣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影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

於梅之株氷操霜淸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
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陰

○倉庚傳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
又損尚溢乎百數郄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
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妒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
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繼
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
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卽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
余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

慧者鼓狐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來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嗥者朝嘲者夜咳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於德象也二號髫戲引弓飛士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

特貰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徵
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
庚乃喜而躍曰鷙知之鷙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
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
夫故月紀日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
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爲我說之庚引脰曰
鷙何知鷙何知月之朔也君以視朔不近内焉后亦辟
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右媵
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
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

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二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儆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詖王制嬙之妒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矣而欲

委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謬之誕非神農之術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況昵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憮然側席郄后聞之憮然無色乃命寫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郄后皤然更為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更言乃放之不殺封為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嚴大小雅甚是確至

辯著

大雅小雅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禮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

闊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與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爲表出之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

說理解經 識有虛心 哉

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日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爲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眞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偏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

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弊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

亦自有心服者

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瘖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畧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

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以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玄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來音歷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福音逼皆極文字之妙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

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
西欲成其謀得乎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
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
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
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
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
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
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

事奇未敢信以為然

升而御戸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絃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和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於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於

[illegible]是門人記錄之過姑存於此

三國邪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

亦不然

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厮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衍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盜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曡曡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

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必是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搆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强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誑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

有以舉人爲謗人者正類

乃傳觴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太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鬭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强富之則是與天鬭也。况

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聚也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鬬天總文字尤奇

蟪蛄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齗齗如也齗齗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讀書然後能作事應對小者爾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强土而務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腐字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腐字鬼瑣之語　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

是作文一要法

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商宇鬼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其陳說盡則索然無

味矣

迓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迓曲名村里迓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迓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

晉可學乎

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處以楚撻或縶足倒懸酒客酗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毀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事雖小亦見用修留心古人

康節不信命

張横渠喜論命因問康節康節笑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蠢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自佳但云勝史記則可笑耳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於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

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足文章乎況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巍峩吴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吴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

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擲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彼胡法亂史筆亦大不平事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强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

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

度識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啞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禀監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獨胡相參其形迹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從來識字難于讀書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年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恕先在焉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伯夷傳

議論文字之難如此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

程子亦心邪

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眞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

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

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抱器入周之辨千古一快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旣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

以公論爲青雲如揭白日

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世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

方朔客難曰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明指言富貴意情含祿位而雲解嘲亦既謂當塗者升青雲則知非以指德也大抵祿位道德皆可若青雲耳

日不爲遠矣梁孔稚珪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獨客張兎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燮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釆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

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邀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术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奸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於史而見於任樊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

参丁胡忠

見於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爲妄言陳東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以蘇黃文章爲末藝擬程子之學於墨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尨力蓋自紹聖以來憸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薅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信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邪

集不讀書
有何作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鳥明金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皐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皐夔豈

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監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于孤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

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如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王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況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　大明之今日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

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狹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祗辱

李綱四人持正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輩造其廬拜受籙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元孛朮曹狆不拜西僧國師偉哉四公也近有爲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横玉三公而拜俚奴者吁異哉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

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
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序言中宦弄權
而帝識十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
曜何內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
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
輿櫬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
有容諫之賢如此